

期盼着是美丽的

临安报社

期盼着是美丽的

● 临安报社

前 言

许许多多的事情都在有意或无意间进行。

我们有意于耕耘跋涉。故在本报复刊之际，专辟“银杏”作为大家练武将兵的园地。四个春秋中，共发表各类文学作品一百五十余万字。这些文章大多描画了天目大地的风土人情，讴歌了临安山水的起伏消长，既有钱王故里经济建设的展示，又有吴越文化的发掘探幽。这里选编的文字虽然只有原数的十分之一，但仍不啻为一道爬山过岭后留下的印痕。

我们无意于蟾宫折桂。结集的目的，无非是想留下一点入选者的心声，无非是想留下一点办报人的足迹，无非是想留给后起者以一碗粗茶淡饭。临安报自一九九四年五月一日正式复刊以来，于今刚好四个年头。将四年中的文章结集，为读者作者诸君理出一个头绪，既是累事又是快事。

所选的一百多篇文章，并不是十全十美的，也难免有遗珠之憾，还希望得到有识之士的批评和赐教。

临安报社
一九九八年五月

目 录

临天桥畔三十春	方犁(1)
事业是生命的盐	方犁(4)
望父成龙的沉思	方犁(6)
胡适故居小记	方犁(7)
澳门掠影	方犁(9)
高速礼赞	方犁(11)
秋的琴弦	杨菊三(13)
大山里淌出来的歌	杨菊三(15)
书到用时还需抄	杨菊三(17)
守林人家	杨菊三(19)
扑树桥头高高枫	杨菊三(21)
“邓公厅”里就晚餐	杨菊三(22)
过年	山石(24)
从春天出发	山石(26)
荒山野岭拾苦珠	山石(28)
远方寄来贺年卡	周华翔(30)
清泉泽后人	周华翔(32)
工地夯声	周华翔(35)
元宵舞灯	周华翔(36)
母亲的情怀	郑成祥(37)
大桥情思	陶福贤(40)

心静书自香	陶福贤(41)
竹海神游	陶福贤(43)
越剧史在临安的八只稻桶上演绎	简桦(45)
钱王祖孙是书家	简桦(47)
草鞋翻身喽	简桦(48)
猴雕	潘庆平(50)
玲珑山东坡访琴操	胡月耕(52)
除夕的思念	许茂华(55)
期盼着是美丽的	许茂华(57)
那个戒热戒困戒肚饥的球哟	陈文豪(59)
还你一根羊绳	陈文豪(61)
放电影的日子	陈文豪(64)
迎戏锣鼓声声催	陈文豪(66)
天目秋月	丁子兵(69)
告慰金近同志	丁子兵(70)
童话般的美丽世界	丁子兵(72)
英灵长存	俞冠球(75)
春雨	俞冠球(76)
最忆是农家	俞冠球(77)
小站春秋	俞冠球(79)
马嘶行	俞冠球(81)
玉林国师与顺治帝	王玲萍(83)
作家梦始于临安	郎忆倩(84)
潘溪寻梦	任定西(87)
犁出希望来	任定西(88)
取名难	任定西(90)
糕花飘香的日子	任定西(91)
青海明珠塔尔寺	任定西(93)

在临水桥畔的日子	顾春序(95)
夜读	顾春序(97)
谁做家务	顾春序(99)
布鞋	顾春序(100)
悠悠岁月沐母恩	王成飞(103)
景点两题	王列(105)
山家新宠	王列(106)
第一次上婆家	李慧珍(108)
母亲的老屋	李慧珍(110)
光明的使者	章向明(112)
山村拾野	张爱萍(114)
二上玲珑	张爱萍(115)
请打开你温暖的篱笆	姚泓馨(117)
山路	姚泓馨(118)
春风	姚泓馨(119)
与女儿“同学”	单锐亮(120)
四月	单锐亮(121)
又见荠菜	邢金海(122)
陀螺情	邢金海(123)
调豆腐	邢金海(125)
拾秋	邢金海(127)
三岔路口	汪福林(129)
电视台来到小山村	陈卫洪(132)
六月霜	黄晓敏(134)
似曾相识燕归来	黄晓敏(135)
乾隆御笔题圣院	陈伟民(137)
恨亦何欢爱亦何欢	吴云海(140)
春天里的怀念	吴云海(142)

山村夏夜·····	吴云海(144)
感悟生命·····	洪艳(145)
春节散记·····	洪艳(147)
千亩田·····	陈文建(148)
石瑞行·····	陈文建(150)
父亲只住了一夜·····	王祝平(153)
读书人生·····	王祝平(155)
最忆是故乡·····	王祝平(157)
春雨·····	孙其旭(158)
灶王爷的故事·····	孙其旭(159)
寻找“番薯胖”·····	顾彭荣(160)
徐霞客与临安·····	顾彭荣(162)
儿子在鞭炮声中长大·····	寿芳(163)
永远的康乃馨·····	寿芳(165)
女红情结·····	寿芳(167)
伞·····	寿芳(168)
父亲的三宝·····	陈利生(170)
追寻远去的书声·····	陈利生(171)
与指画家吴野夫的一段交往·····	吴璜(173)
禅源寺被炸目击记·····	吴璜(174)
浓浓毛衣情·····	竺增林(176)
草扇轻摇·····	竺增林(177)
山乡印象·····	吕淮云(179)
那个岭上的凉亭·····	吕淮云(180)
小白蛇与鸡血石·····	黄丁宁(182)
天目观云·····	黄丁宁(183)
期等收获·····	帅燮琅(185)
自学的甘苦·····	帅燮琅(186)
茶事沧桑·····	史小芬(188)
“女儿国”轶事·····	史小芬(189)

病中的母亲·····	徐文军(191)
雪夜行·····	徐文军(193)
雄关依旧·····	黄文豪(194)
老桥·····	黄文豪(196)
如花岁月·····	陆旭军(197)
冬天·····	陆旭军(199)
老街·····	傅贤钧(201)
山村寄情·····	黄蓉(203)
天目溪畔岩壑山·····	雷柏荣(204)
感激人生·····	汪玉英(206)
村人·····	逸鹏(207)
种菜记·····	何贤寿(209)
呼日的传说·····	高级化(210)
老庵·····	夏雪(212)
估年猪·····	梅鹤(213)
甜蜜的记忆·····	金戈(216)
梅兰芳东天目“施电”·····	清平 礼目(218)
写在笋季·····	卞连生(219)
又到过年时·····	俞蕊芬(221)
怀念大哥邹子侃·····	邹征夷(222)
山核桃的传说·····	黄世泽(224)
两本签名书·····	潘根春(225)
健脚笋与乌米饭·····	盛金声(226)
父亲·····	陈菲平(228)
见到金近·····	邵元鹏(229)
走进谢家桥·····	胡春霞(230)
家乡路·····	王飞熊(232)
叔叔·····	罗石贤(233)
远去的日子·····	李颖(234)
针眼儿情深·····	陈宏辉(236)
我家门上无猫眼·····	盛雄超(237)

山茶花开了.....	冯元国(238)
善待自己.....	刘晔(239)
卖书老人.....	钱弘(241)
雨中天目.....	章明哲(242)
梦蝉.....	俞小波(243)
冬天里的记忆.....	傅春艳(244)
避暑胜地西天目.....	凌渭忠(245)
“天堂”的奠基人——钱镠.....	唐剑平(246)
读书乐无穷.....	帅军武(248)
故乡的桥.....	洪军(249)
龙须坑的故事.....	柯宏凯(251)
大明山坑道洞天.....	赵志耀(252)
一生读书.....	朱文(253)
夜度玲珑.....	寿星林(255)
水口树.....	孙光文(256)
月夜上学记.....	毛士火(257)
悠悠慈母心.....	卢仁江(259)
小城往昔.....	叶志达(260)
那一片蔚蓝.....	徐冬华(261)
怀念洪老师.....	方本顺(264)
夜宿都井岬.....	虞福来(265)
山水人弦歌.....	胡锡聆(267)
用自信美容.....	何勤(268)
新裤子.....	方元湘(269)
啊,高二的男孩们.....	舒超(270)
怀念恩师.....	杨文杰(272)
小路情思.....	汪炎胜(274)

临天桥畔三十春

方犁

1963年暑假，我从浙师院中文系毕业，由教育厅直接分配到临安中学任教。记得那时从杭州到临安报到，我手提一只旧箱子，网兜里装着一只破脸盆和几件日常生活用品，脚穿一双翻帮旧皮鞋，与同时分配来的几位年轻人一块到临天桥头的临安中学，从此在临天桥头畔安营扎寨、工作生活，弹指三十一年！

临安中学当时虽说是为数不多的几所省重点中学之一，但设备简陋，条件艰苦。不必说没有像样的教学大楼，没有正规化的实验室，也没有一幢成套的教工宿舍，一个高低两截的操场瓦砾遍地，也没有围墙，一边是村民的菜地，一边便是牛栏，于是常常有一群群水牛蹒跚穿过操场，留下一堆堆臭烘烘的牛粪……

起初我们四位新来的男教师被安排住在一间破损的旧平房里，此房下面是泥地，房顶用旧篾垫遮隔，据说是大跃进时留下的仓库。屋漏难避风雨，一次台风过后，房间中的地面上竟然冒出鲜嫩的小草来。过了一、二年，情况算是有所改变，我与杭大毕业、同时分到临中的数学教师何依康两人分配到一间约12平方的房间，因为这间房子本来是号称“科学馆”（平房）的办公室，有两个门出入，于是一分为二，中间用竹篾隔开，我们语、数各半壁江山，有了不可多得的单人房间。欣喜之余，我曾写过一首题为《咏新居》的歪诗志贺，诗曰：“空旷孤绝一平房，莘莘学子绕回廊。窗外枯焦树一棵，室内简陋篾作墙。书画琳琅满壁挂，桌床叠架无余厢。斗室窗

明盈春风，读书胜过西子旁”。这就是所谓的“聊胜于无”吧。

临中的生活区倒是一个颇引人入胜的好地方，这里有高大挺拔的枫树群落，树冠之高大，大树数量之多，在临安镇当首屈一指；但此地解放前是坟场，解放初期又曾一度作刑场，在此处决罪大恶极的恶霸地主和反革命，我们师生在园地掘地种菜时，常常挖出坟砖甚至死人骨头。

不管教学区，还是生活区，前面都是苕溪荒滩，溪岸凹凸不平，犬牙交错；紧邻则是农舍猪圈，鸡犬之声相闻，了无围墙阻隔。闷热寂寞的夏夜，我便每每与知心好友，一位姓丁的英语老师（他后来被上调外交部工作），躺在操场中间的领操台上仰天神聊，数着头顶高蓝天空缀着的一颗颗星星。

在我临中从教 31 年的记忆中，临天桥畔的重大变化似乎就有三次——

一次是 1972 年改建临天桥。是年，把一座本叫思古桥、1951 年重建为七孔石台木梁木面沙石公路桥的临天桥，改为永久式的五孔石台石拱桥。改建后的临天桥宽 8 米，桥面增设了行人道，坚固美观，改善了交通环境。至于 1990 年临天桥又拓宽至 16 米，桥面分机动车道和人行道，实行人车分流，这乃是改革开放、经济发展的结果。

第二次重大变化是 1976 年千军万马战苕溪。这次群众运动，自里畈水库，经杨岭、青云、横溪、临天四个乡镇，迄于临安镇长桥，筑起一条堤高 3—4.5 米，顶宽 3 米，全长达 30 多华里的苕溪防洪大堤。还在临天桥两头建造了古色古香的亭阁两座，当地居民和外来游客都喜欢到此休憩观光，甚至流连忘返，成为锦城镇的一个景点。对于这条工程浩大、造福万民的防洪大堤，临安老诗人蔡涉曾写诗赞道：“青山里畈碧玉盘，拉直苕溪当扁担。”诗人形象地把青山湖和里畈水库比喻为两个盛满碧玉的盘子，而苕溪大堤恰如一条长长的扁担，把两个水库一肩挑起来了。这两句诗内涵丰富，比

喻新奇贴切，故即使记性很差如我辈者，也过目不忘了。

当然，临天桥畔最大的变化莫过于改革开放以后了。十五年的改革开放，使临安发生翻天覆地的变化，得以跻身全国百强县行列；也使临天桥畔发生了根本性变化：一条笔直的苕溪北路从坑坑洼洼中诞生，新水泥马路一边是滨溪花园长廊，这里花木扶疏，绿树成荫，紧傍潺潺苕溪，令人赏心悦目；花园长廊两端，“临天”、“临水”两桥堍则新建两座风格造型别致的观景亭，使人不禁联想到建德白沙的新安江江滨公园，甚或联想到上海外滩的景致；一边鳞次栉比矗立起一座座高楼大厦，其中既有在改革开放中崛起的临安手表元件厂，也有中美合资的国际层压板厂等等；而一所接一所的各类学校，则实实在在地证明着，这里是新兴的文教一条街，展示着临安文教事业的蓬勃发展，蒸蒸日上。

从我们临安中学领头，沿街沿溪顺流而下，依次有临安教师进修学校、临安技工学校、锦城镇第二中学、临安县少体校、临安县党校、临安电视中专和电大临安工作站。不用说，那些新建的校舍均是崭新的楼房，具有良好的教学设施，譬如 1991 年竣工开学的镇二中教学大楼是一座集资建造的 3700 多平方米现代化建筑，设计新颖，外观亮丽雄伟，堪称是全县人民合力兴教的一块丰碑；就是已有 40 年建校历史的临安中学，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也早已旧貌换新颜，彻底变样了：西面教学区矗立着高大的教学楼，教学大楼前辟有 400 米标准的环形跑道和 4800 平方草坪足球场，还配有绿化带、喷水池等等；继 1987 年建立计算机教学中心，设有微机房，配有 19 台计算机以后，1988 年又建起了现代化的语音实验室。从 1984 年起，学校先后在东面生活区建造成套的教工宿舍楼三幢，可解决 84 户教职工的住房问题，我在临中从教 31 年，宿舍数经搬迁调换，终于在 85 年初首批搬进建筑面积 85 平方米的套居室，一度引起许多亲朋好友的羡慕！

今年暑假，我把已住了九年的住房重新加以整修，面目又焕然

一新。面对宽敞舒适的住房，回忆当年蜗居简陋斗室的情景，真有天壤之别的感慨。

近年来我每到政协、文联开会办事，或上街购物买菜，喜欢走校门前这条如今又叫“青年路”的苕溪北路。因为这条水泥新马路宽敞笔直，一旁的滨溪花园长廊鲜花盛开、绿茵诱人，令我精神倍增；尤其是从“临水桥”回来，自行车从桥头高处顺斜坡飞速而下，耳边凉风飒飒，迎面依稀可见玲珑山上的转播塔，似一支标杆耸立在前，那感觉用得着一句广告语，真可谓“味道好极了”！

岁月催人老，人间万象新。31年前我初到临中，还是年方23岁的青年后生，如今已五十有四，将步入老年人的行列了，但我工作了31年的临安中学、居住过31年的临天桥畔却青春焕发，越来越兴旺繁荣，这是改革开放注入的活力，是中国特色社会主义带来的新生！面对如此精彩的外部世界，我的心理年龄也起码年轻十岁，这是真的！

事业是生命的盐

方犁

《北京日报》曾登载一篇舒乙回忆父亲老舍写作生涯的文章。据这篇题为《生命在案头》的回忆散文披露，老舍说他自己是个写家，写作是他的职业。作为写家，跟拉车一样，不管天气好坏，必须出车，所以他必须每天写。于是老舍给自己规定下定额，每天必须写多少字，完不成决不收工。

老舍很热爱自己的写作事业。在他神圣的写作时间，不欢迎朋友们登门，甚至不希望亲人打扰。早在新婚之时，老舍就关照夫人：“请你早饭之前不要和我说话，你和我说话，我不回答，绝不是和你

恹恹气，我是心里叨咕我的小说呢，别闹误会。”老舍有玩骨牌的习惯，写一段便坐到床上一个人玩骨牌。但这仅仅是一种写作间隙中的休息方式。其实，他手里玩着牌，脑子还在他的文章上，玩一会儿，有了新词，便又坐下去写。他爱养花，爱赏画，其实也还是服务于写作，是创作过程中必不可少的环节，仿佛是故事的接生婆。

老舍先生的一生就是这样过来的。他创作了大量的堪称精品的戏剧、小说，成为众所周知的语言大师和人民艺术家；而当“文革”使他无法再拿笔，无法再写的时候，他便自己结束了自己写家的生命。正如文章结尾所说：“写家的生命便是写，写才是他真正的价值。”由此想到一句颇有哲理的话：“事业是生命的盐，如果一生在事业上无所作为，人生将淡而无味。”此话道出事业的重要。“四人帮”毁坏写家老舍的事业，老舍不愿虚度淡而无味的人生，竟宁愿以死抗争，委实令人感慨唏嘘！

如若把人生比作一盘菜肴，要使菜肴有味，味精、料酒等佐料自然是不可缺少的，但首要的却是最普通的盐；事业也一样，它是人生最基本的组成部分，如同盐于菜肴一般，是不可或缺的至味。白求恩宁愿放弃国内舒适的生活，不远万里来到中国参加抗日战争，是因为他追求的是崇高事业；中国末代皇帝溥仪在《我的前半生》中写到，他尽管吃腻了荤腥，但内心却充满了末日的情绪，不但没有高兴地唱过，就连坐在草地上晒晒太阳的兴致都没有，只感到生活索然无味。

今天，在和平建设年代，在改革开放的新形势下，事业仍然是生命的盐巴，没有事业的生活照样平淡黯然。不是有人追求吃喝玩乐吗？上歌厅、下舞池、打麻将、养宠物，提倡什么“潇洒走一回”，甚至甘愿“过把瘾就死”；但失去了事业的依托，这种“玩”只能图一时痛快，难免会乐极生悲，堕入空虚痛苦的境地。不是有人热衷于挣钱图利吗？“洋插队”扒分“下商海”赚大钱，搞第二职业捞外快；但如果没有事业作为坚强的后盾，钱将何所附丽？有人不正是在腰缠

万贯以后，发出“穷得只剩下钱”的感慨吗？玩是需要的，没有钱也是万万不能的，但这些与事业相比，就好像是味精一类佐料，离开了事业这个“生命的盐”，佐料再多，生活仍将淡而无味。还是爱因斯坦说得好：“对一个人来说，所期望的不是别的，而仅仅是他能全力以赴地献身于一种美好事业。”所以，若要生活充实丰富，若要活得有滋味，我们首先应该从事业中去寻求，不知读者诸君以为然否？

“望父成龙”的沉思

方犁

报载，某中学的一次座谈会上，一些被父母盼望成龙的孩子，却在抱怨自己不是“龙种”。他们对父亲的缺点直言不讳：“我讨厌爸爸，工作吊儿郎当。”“我爸爸就知道要我发狠读书，他自己却每天打牌赌博。”“我爸爸卖假货骗人挣钱。”这些天真无邪的孩子公开说：父母望子成龙，我们望父成龙。

好一个“望父成龙”！从孩子们的率直呼喊声中，我们感受到的是，现实中确有那么一些不争气的父母：他们自己作风不正，甚至行为不端，在现实生活中扮演的是个“虫”的角色，自己没出息，不上进，却把希望和赌注押在儿女身上，殊不知，父母玩物丧志或自甘落伍，必然影响到子女的健康成长。鲁迅先生早就指出此等父母对子女和社会的危害。他在“五四”时期写的杂文《现在我们怎样做父母》中痛切地说：“只要在医院做事，便能时时看见先天梅毒性病儿的惨状；而且傲然送来的，又大抵是他的父母。但可怕的遗传，并不只是梅毒；另外许多精神上体质上的缺点，也可以传之子孙，而且久而久之，连社会都蒙着影响。”

从“望父成龙”的呼喊中，我们更感到对子女教育存在误区。望子成龙，盼女成凤，这是古今中外天下父母的共同心愿。可是，如何培养教育子女成龙成凤，却茫然无知。不少父母虽然也知道“养不教，父之过”的古训，却往往只重言传，而轻身教；有的干脆把教育孩子的责任全推给了学校。殊不知，家长是孩子的第一任老师，家长的一言一行潜移默化地影响着孩子。“有其父必有其子”，此话虽不免失之偏颇，但家庭的熏陶却是举足轻重的。我们都知道“孟母三迁”的故事；四岁丧父的欧阳修，也是由其母教养成才的，可与孟母比肩，足见家庭教育的影响！很难想象，一个好吃懒做、不求上进、贪婪自私的“虫”，能培养出勤勉努力、奋发向上、大公无私的“龙”！

还需指出的是，现在孩子们呼吁“望父成龙”，这“望父成龙”并非找靠山，求庇荫，而是希望有一个良好的家庭环境。君不见，有些家庭，父母不是整晚看电视就是搓麻将，有的甚至经常斗嘴吵架，弄得全家不得安宁吗？有的子女只好把耳朵用棉花塞起来做作业，其情岂不可怜！看来，现在还很需要有人再做一篇《我们现在怎样做父亲》的文章，谈谈新时期的为父之道。而在这篇文章还未推出之前，恕我聊凑四句俚语，与天下的父母们共勉：为父当自强，堪为子表率；成“龙”莫做“虫”，儿女方成才！

胡适故居小记

方犁

十一月下旬，我们县政协教育组一行8人，赴安徽绩溪、歙县参观考察，头一站是参观胡适故居。

在绩溪县政协一位副主席和一位办公室主任的陪同下，我们

从县城华阳出发，驱车来到位于绩溪境西的上庄村胡适故居。胡适故居已正式列为全国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是胡适少年读书、青年结婚的居室。据有关介绍，胡适先后在故居度过了 11 个春秋。故居建于清光绪 23 年(1897)，建筑面积 290 平方米，面阔三间，进深两进，楼上通转，为典型的徽派民居。大门门楣上有当代大书法家沙孟海先生题写的“胡适故居”四个遒劲刚健的大字，正厅中央悬挂胡适先生的半身画像，戴一副金丝边眼镜，风流倜傥，背景是一树红梅，诗意盎然；画像两侧则是著名书画篆刻家钱君匋先生书写的对联。两旁厢房陈列着胡适的著作和手迹。此外，还有一间当年胡适结婚住的新房，青砖铺地，雕花木床，既古色古香，又充满土气。

然而就在这样一个偏僻的小山村，这样一间颇显土气的徽派民居里，却诞生了一位出过洋，留过学，曾获得 36 个博士学位的洋博士！

胡适(1891—1962)，字适之，早年肄业于上海中国公学，1910 年赴美国，先后就学于康乃尔大学和哥伦比亚大学，为实用主义哲学家杜威的学生。1917 年回国，任北京大学教授，曾提倡文学改革，为当时新文化运动的著名人物。“五四”时期，在人才荟萃的北大，胡适堪称首席代表。他是近代以来推行白话文运动的第一人，也是新诗尝试的第一人，他自己也自称是“新诗老祖宗”。不仅如此，他在许多领域都有建树，他的自传中有三个标题是这样写的：“从文学革命到文艺复兴”，“从整理国故到研究和尚”，“从旧小说到新红学”，这也正说明了他涉猎之广。当然，他研究中国文化的实验主义方法是师承杜威的，但他提出的“大胆假设，小心求证”的研究方法，对学术界颇有影响。

值得一提的是，胡适留学归国，在北京大学当教授时，已经作为一个新派人物而闻名遐迩。当时，他才 26 岁，西装革履，风度翩翩，人们总把他与“新”、“洋”联系在一起。然而他却依父母之命，媒妁之言，娶了一个“小脚太太”为妻。他妻子江冬秀是一位村姑，没